

追懷吳鐵老

汪公紀

十五年來每年到了十一月裏，心情總是沉重的。而今年更覺得黯然，吳鐵城先生的如夫人楊慧珍女士也悄悄的去世了。三十多年前在偶爾一個聚會上，我猝然遇見了鐵老，三言兩語後，我就成爲他的幕賓，從此便隨侍了他老人家，南北奔馳，我慣看了鐵老叱咤風雲式的儀容，也慣看了楊氏夫人的笑貌，由後門鑽進他們家的客廳，老着面皮坐下來就吃飯，楊氏夫人知道每個來客的嗜好，喜歡喝兩杯的，必然拿出白蘭地來，而像我是個純飯桶，不是一碗加哩雞，便是一碗獅子頭擺在我面前，於是低頭儘量大嚼，養成了我一個巨型日本二十世紀黎式的大肚皮。

如今鐵老逝世已十五年，一代佳人的楊氏夫人由徐娘而老嫗，也已長眠地下，人世的滄桑，本無足奇，悠悠天地，其奈空虛何！

鐵老，之被稱爲鐵老，起原甚早，凡是與他有一面之緣的人，祇要一聲鐵老之後，便把人間一切的隔閡掃光了。沒有人會注意到他的省籍，他在上海人心目中是鐵老，在東北人心目中是鐵

老，在江西人、廣東人心目中也是鐵老，大家都認爲他是同鄉，是可以推心置腹的老朋友。他是中華民國人的鐵老。說也奇怪，在冥冥之中，造物也在協助他達成他那雍容博大的性格，不僅在地域方面，並且在事業方面也賦與他一個十分複雜的環境，以一個廣東人而生在江西，以記者而轉爲將軍，以留日學生而亡命在火奴魯魯，由文而武，再由武而文，爲政、爲軍、爲黨、辦報、辦警、辦銀行、辦外交，幾乎無一不涉，無一不通。在人文上，北與東北人士結不解緣，南與南洋華僑爲代言人，真是國民黨內關係最廣泛的人。

以他先天的秉賦，配合他後天的際遇，於是形成了鐵老磅礴的風度，他可以有權有勢，可以自樹派系，但他却一無所私，反過來他甘於受人戲弄、利用，而不愠，在黨內祇要有一技之長的人，他總是想盡了方法來獎掖，甚至在黨外的人，凡是以友好姿態來接交的，他也無不傾心相與，並且常常以此自勵。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晚，在他家裏，他剛剛由外面理髮歸來，雖然略

現蒼老，但是神采奕奕，暢論時事，他慨然的說道：「我們黨內不能人才輩出，黨外人才未能虛心羅致，所以才有大陸沉淪的一幕，我本人應該負責的。」這寥寥數語，真動人心魄，這種自責的胸襟，才是謀國的忠忱，不料天不勸遺一老，幾小時後他竟溘然長逝。普天下不遇之士，應同聲痛哭了。

鐵老對於華僑，有深切的了解，他知道華僑的痛苦，更知道華僑的弱點與華僑的要求，他最反對一般人視華僑爲搖錢樹，對那些往南洋跑，想沾點油水的人，深惡痛絕，我幾次看他握起拳頭，大聲的叫道：「誰還以爲我們的僑胞是南洋伯的人，就是最該死的笨伯！」他常說我們應該注意到「與」，而不能計劃到「取」，在香港時他鼓勵周靜齋先生，成立華僑服務社，在重慶在南京，自己主持華僑協會，大陸沉淪之後，來到臺灣，第一件事就是恢復華僑協會，他那時已無官職，所有的家產都蕩然無存，他以僅有的贖家費用，拿出來獨力經營，又把華僑協會的招牌

掛了出來。馮宗謨在市內東奔西走，居然找到一個理想的會所，又爲了保存幣值，李大超、周靜齋諸兄也張羅着爲他、爲協會，買進了若干地皮，其間經過了幾許周折和辛酸，才把基礎奠定了。鐵老每天按時到會，接見賓客準備大踏步的來實踐他服務僑胞的理想，驟然一睡不醒，竟與華僑長辭了。十五年來，每逢雙十佳節，各國歸僑絡繹於途，一年比一年多，多少還是受鐵老舊日的感召，鐵老墓前的森森龍柏，鬱鬱蔥蔥，充滿了生氣，而華僑協會，現在却奄奄一息，似有若無，甚至比無還要慘些，鐵老有知，將不勝其慨嘆了。

我初在鐵老幕下，是他在上海市長任內，每年雙十節後他便指派我做一項我極不屑做的事，他歡喜我洋字寫得工整，要我爲他寫聖誕卡，他的外國朋友極多，厚厚的一本名冊，抄寫地址，是個無聊而枯燥的工作，那時我初出茅廬，自己以爲滿腹經綸，充滿了遠想和大志，以諸葛亮龐統之才，而做錄士，心實不甘，往往手寫酸了，看着自己染了墨水的指頭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幾次想擲筆不幹，但這樣的委曲還是忍受了下來，由上海而廣東，終於抗戰了才停止。在這一本名冊中名人甚多，最奇的，有些是亡命客，我記得很清楚幾個怪名字，不料十年後，一位竟是菲律賓總統李里諾，另一位是韓國總統李承晚。那時我才感覺到聖誕卡沒有白寫而深佩鐵老有識人的奇才。名冊上的另外一位，麥卡瑟將軍，對中國本無淵源，他駐菲律賓的期間，曾經邂逅過鐵老，兩人晤談甚歡，一見如故，從此便互通音問，縱然沒有更親密的函件往來，但是雙方的聖誕卡

，則絕對沒有遺漏過。大陸變色時，麥卡瑟將軍正領重兵，雄鎮日本，成爲日本天皇的主子。三十八年初秋，鐵老急於想看他老友，連年的聖誕卡，竟使鐵老成爲日本佔領軍總部的貴賓。麥帥畢竟是個有肝膽的漢子，在幾次懇談之後，他拍鐵老的虎背說道：「目前我無能爲力，但祇要你們能支持到聖誕節，我一定設法來援助你們」。爲什麼要等到聖誕節，至今是個謎，但他這項諾言，確實是定心丸，其時我們江南尚餘半壁，湖廣一帶倚險而守，還有得好好打，鐵老欣然道：「聖誕節時希望你能光臨敝處，做我的上賓，我的聖誕卡也可以免了」。豈料程潛不變，兵潰如山倒，那年的聖誕卡確實的免了，麥帥也無從來信了。

許多小回憶如夢如幻，鐵老的小動作，總是依稀的長留在我腦海，他對朋友的溫暖尤使人不可及。祝秀俠、馮宗謨、張壽賢、李大超諸兄和我都是二十餘年的親交，我們也自視如兄弟，但比起鐵老與岳公之間的友誼，不知要疏淡多少，

他們一天之內，起碼要通兩三次電話，並且「情一話綿綿，決不受時間的限制，那時西門町的戲院，常常看見他們二老同看電影，使得後生小子的我們不勝其羨。有一次祝秀俠、侯標慶和我三人隨侍，他忽然很正經的和我們說：「你們知道一個成功的人，要有三個好幫手」，我們環顧一下怡然色喜，以爲他在誇獎我們，他却徐徐的說道，「要一個好傳達，一個好廚子，和一個好司機」。使得我們相看啞然。他是故意逗我們的，你們這批舞墨弄文的傢伙，不要神氣，實在都不如司機廚子，他是想殺殺我們的狂氣，真的那些目視甚高小有才的文人，才是世界上最討厭的東西。

十五年後的今天，再找不到一推就開的門，不再有人肯聽你那些「高」論，也沒有地方可以隨便坐下來大嚼的，而你真忍不住要吃好菜時，祇有帶着荷包上廣州酒家去，鐵老說得對，你們這批文人不如廚子，廣州酒家的老闆，就是鐵老的老廚師，如今腰纏萬貫了。

介景新律師受任

開氏紡織廠
中一紡織廠
合成染織廠

常年法律顧問啓事

茲受上開當事人聘任爲常年法律顧問，嗣後如有侵害其信用名譽權利及其一切法益者，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，此啓。

介律師事務所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一四三號
電話：七 七 二 七 二 四 號